

兽禽冠衣

二十二年自晴上野
現象姑事撰



内 容 简 介

小官僚苟才和其子龙光，父子两代都是十足的衣冠禽兽，他们为了谋官夺利，不惜干出一件件卑鄙绝伦的勾当：苟才打听得制台大人的第五个姨太太刚刚死去，为了讨好制台，夫妻俩软硬兼施，玩弄各种手法，迫使正在为自己的大儿子守节的新寡儿媳“屈节顺从”，到制台府去当宪太太，后来果然谋得优差，扶摇直上；其小儿子龙光，步趋苟才的榜样，更加无耻堕落。他与父亲的第六房姨娘有暧昧关系，又嫌父亲不能痛快地让他为所欲为，竟乘父

亲治病之机，串通一个江湖医生，在用药上大耍花样。苟才经不起一场折磨，断送了老命，全部家产和姨娘都为龙光所夺。故事怪象丛生，丑态毕露，可笑可叹，发人深省。

本书中的另一个故事——《李买办大拜阴寿》，也是清末小说家吴趼人的名著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中最精彩、最有代表性的片断。这些故事，通过对那个“鬼域世界”中的“魑魅人物”的生动写真，呈现了清末社会的“世态众生相”，让读者在饱览种种“怪现象”之余，了解历史的真实面目。



1 苟才为人卑鄙，行止龌龊，因用钱买通了督宪亲兵，在南京谋得个营务处差事，不久便“宦囊盈满”，门户一新。



2 谁知好景不常。这年，大儿子娶亲不久，因痲病死去；接着是钦差大人巡察江南，他钻营谋得的差使又给弹劾撤掉了。



3 苟才心中好不纳闷，这天却偶然从当巡捕的朋友解芬臣的口中，得知新任制台的第五个姨太太刚死去，顿时有了主意。



4 原来，苟才那个新寡的儿媳才十六岁，生得极标致。平日里，被苟太太左一个“家法”，右一个“大清律例”的百般凌辱，每天以眼泪洗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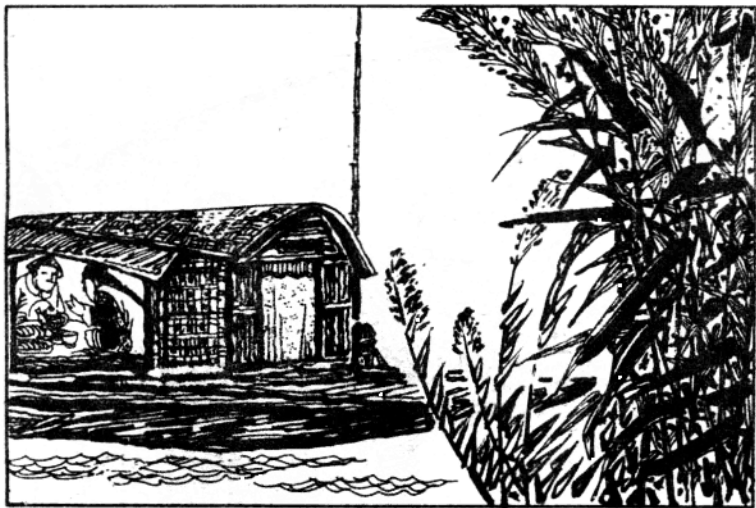
5 自从苟家出了这两桩倒霉事，苟太太更是把全部的怨气往儿媳身上发泄。少奶奶就象在地狱里过日子。



6 这天，苟太太正指着儿媳“小贱人”，“扫帚星”的骂个不停，苟才从外进来，赶忙劝住，接着一把将苟太太拉进房里。



7 苟才夫妇切切私议了一整夜。第二天清早，苟才便找着了当巡捕的朋友解芬臣，约他去喝酒。解芬臣猜出他定有机密要事，就一口答应了。



8 苟才雇了一只小船，和解芬臣在江中对饮。待到酒酣耳热，便附到芬臣耳边，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阵，然后再三叮嘱：“此事千万不可告诉外人。”



9 解芬臣听了，心中暗暗佩服他谋官的法子想得够绝，但口里还是说：“这事得走内线，恐怕卑职一个人办不过来，得花点银两呀！”苟才无不应允。



10 苟才回到家里，如油锅上的蚂蚁般等待解芬臣的答复，两天后，终于接到他的一封密信，信中说：“制台大人已点头，事不宜迟，望速办理。”



11 苟才喜出望外，拿着密信直奔内房，悄悄对苟太太说：“外头是弄妥了，此刻赶紧要对她说破，但此事万万不能强行。”



12 苟太太哪有不依？忙吩咐小丫头把少奶奶请来。



13 少奶奶来后，苟太太闲话了几句，便借机同丫头走了出去。苟才忽然站了起来，对着少奶奶扑咚一声，双膝跪下。少奶奶不知何故，霎时间吓得手足无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

14 苟才一边磕头一边说道：“贤媳，求你救我一命！”少奶奶见此情形，以为他要干出些不成体统的勾当，急得没法，便颤抖着叫了一声婆婆。